

當代國際優秀詩人選集（之四）

蔡澤民

作者：巴伯·傑尼克博士（Pavol Janík, Ph.D.），是斯洛伐克著名作家，一九五六年出生在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同時也是一位名享歐洲的詩人、劇作家、散文作家與翻譯，他的文學活動主要集中在詩歌。



他同時是斯洛伐克作家協會會員（2003-07）之 SWS 秘書長（1998-2003 - 2007-2013）、SWS Literarnyždenník 文學周刊主編（2010-2013）和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作家資本國際基金會主任（2016 年-）。文學作品不僅在斯洛伐克，而且被許多國家翻譯與發行，包括阿爾巴尼亞，白俄羅斯，保加利亞，加拿大，智利，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法國，匈牙利，印度，以色列，約旦，科索沃，馬其頓，尼泊爾，羅馬尼亞，俄羅斯聯邦，塞爾維亞，韓國，土耳其，烏克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和委內瑞拉等。

即使他的第一本詩，出現在一九八一年，以自發的詩意表達方式和諷刺的傾向，這種風格已經成為他的工作典型，因此，巴伯·傑尼克博士的文學建基於以雙關語形式的意義轉變諺語。在工作中，指出關於人類進一步發展的嚴重問題，擴大主題和風格範圍。他以詩歌形式翻譯了幾部詩集和戲劇作品。

譯者：蔡澤民

一、在男人，女人和背後的那條線

你如氣體般的

遠離我

以我眼中的驚愕

如何用一個亂步的腿

點燃妳絲綢裙。

有了這樣盲目的裸體

妳搶先藍色的火焰。

二、夜班車

我欣賞蠟像

的微笑和醉酒。

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謙卑。

他們的精度。

他們的絕對智慧

突然著火或許完全不然

我著手解決

你不再平息的火災。

那個時候我想至少宣布什麼是必要的

給所有機會的路人，

到所有機會通過飛機。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誰不會被寵壞了呢？

他們的壁牆般靈魂

充滿光和錦。

他們的責任和合法性

超越

計程車和葡萄酒的價格。

我很害怕漠不關心

由正規化辦公室決定。
我很佩服。

三、紐約

直直海灣裡的
水平鏡
角度城市的亮點
長驅直入滿天星斗的天空。

閃閃發光的海燈之中
船如此妖艷閃爍
在你滑動的腿下
驚奇地顫抖
也似錦緞晚禮服
遊走在甲板下。
突然間我們迷失
像在錫箔迷宮裡的針。

如他們聽最後一班無軌電車的沉重呼吸。

與死亡自由的金屬體。

在紐約最重要的是
它的逐漸黯淡：

黑暗反而閃爍般亮了起來。
巨大城市的光澤寄情於
千萬隻手臂
寫下愛因斯坦關於
光速的訊息
夜夜在閃閃發亮的水表面上
綻放光芒。

就像我們親自完成
拉伸豪華轎車，
中央公園內蛻變的松鼠
玻璃和大理石的帝國
想到達哪裡？
摩天大樓的纖細的壁面
想瞄準哪裡？

在那條六十層街道的底部
上帝買了一個熱狗。

四、你可以從羽毛告訴天使（為我還沒有去逝的父母）

在最內層的展示櫃
我所有的玻璃狀記憶顫抖。
在沉默的盡頭去聽去年的雨
它如何規定耳語
其難以理解的電報
一群哀傷的天使

再次在黃昏之前
紐約天空瀉下一道
銀屏

夾著百公升的好萊塢之血。
上帝有著黑皮膚
還喜歡混凝土的灰色。
他兒子如同自己
出生在紙箱內
來自最新的奴隸人種。

血爆發後
我感覺血管裡有水銀
——它在我的膽量內
超音速天使
死裡復活。
他們震耳欲聾的引擎

月光裡嚎叫
疲倦中的大河瀑布，
裡頭凡人精神的水
很容易下降至底部

他們如何澆在鑲花地板上。

一個早晨

冷凍眼淚的坦白

五、生活劇院

生命，意味著只有劇院——
這樣的生活我們總是想玩。

如果剛才你有一個有趣的想法

改變成你的小丑的西裝。

生活總是與我們像一個擺——

從泥巴跑到水坑裡。

生活總是與我們像一個擺——

它從泥跑到水坑里。

它從來沒有像以前一樣

在我的顱內發動。

當他們起飛

最深的沉默開始

在此可能我會聽到

遙遠的珍珠

然而凍結我在

更多的秋日之眼。

卻希望找到隱藏在裡面的人。

幕布有了補丁而靈魂的

死亡之末給了死亡。

然而，這遊戲仍然值得玩，

你應該很高興至少你已經存在。

生活在舞台上找到了一面鏡子——

它每天晚上都活了過來。

如果有東西被引誘進入了劇院

就讓我們進入古代吧。

年復一年被試煉的真理。
時間像個滿到邊緣的玻璃杯
一次又一次地溢出。
自己踩自己的腳跟

坐定你的空座位，
用心學習生活。
如果你在生命中打哈欠
倒不如要求退回你的入場費。

（譯者：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Writers' Capital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台灣（中華民國總監，SoftayInternational Inc. 亞洲區總監。）